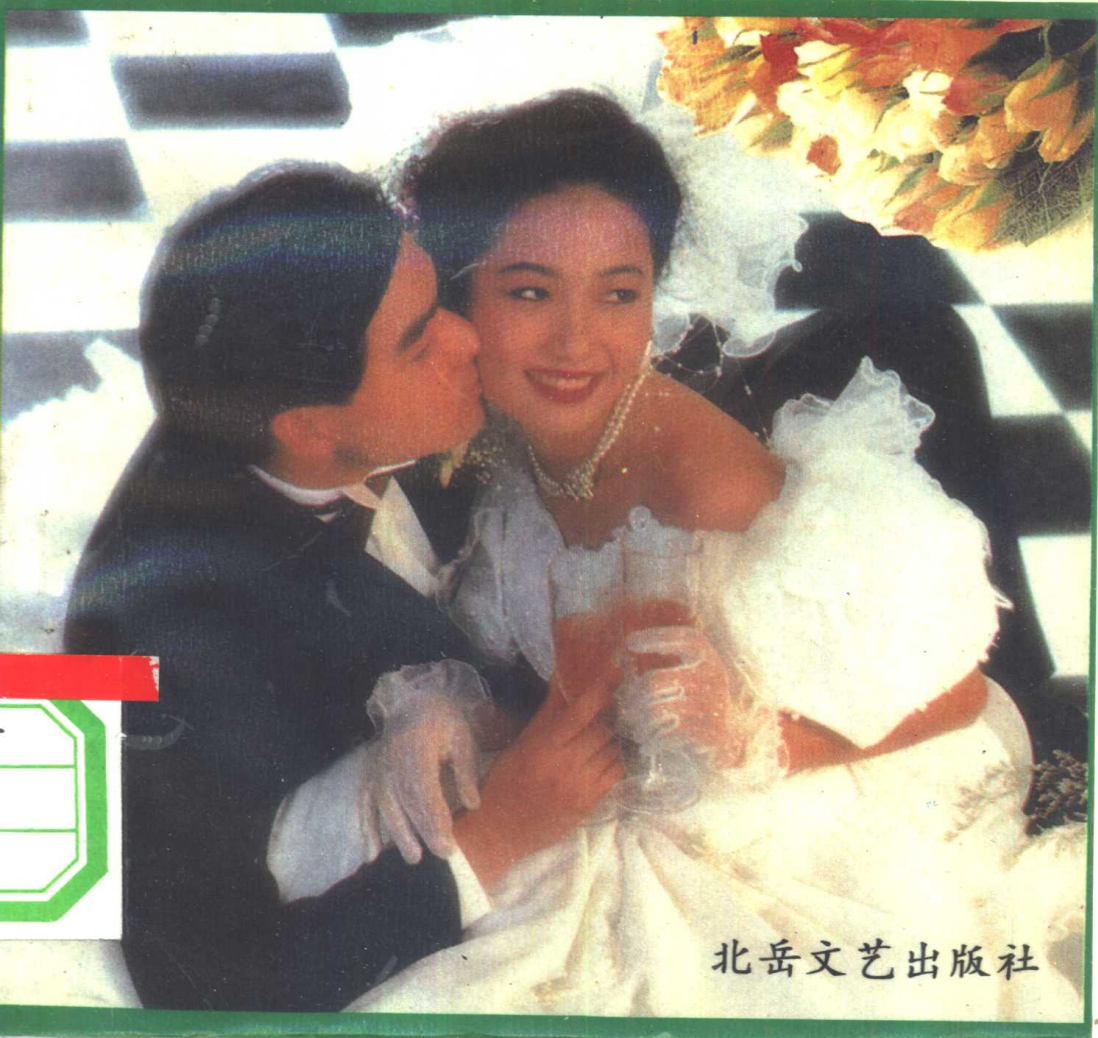


五子登科

张恨水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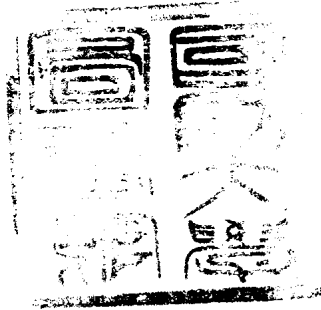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五子登科

张恨水 著



6.27.02/11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 新登字 2 号

五 子 登 科

张恨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.125 字数: 217千字

1994年4月第1版

1994年4月朝阳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

ISBN 7-5378-0783-3

I·761 定价: 6.80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供奉香花飞降天上客	引来金粉暗合意中人……………	1
第 二 回	客梦宵惊有图观不厌	主人言妙西服送将来……………	13
第 三 回	腰折礼嫌多主奴分野	開箱财动魄珠宝争辉……………	26
第 四 回	慨允赠裘谢恩宜上座	试猜织锦好在不言时……………	37
第 五 回	歌场挟美来听声有意	阶石候君立唱喏无妨……………	49
第 六 回	心醉奇装燃烟忘食味	门深封锁侧户走奔车……………	61
第 七 回	约指一钩金会心暗渡	入门三面网逼老迁家……………	72
第 八 回	含怒有因冰消梳发后	飞觞无忌亲送俯肩中……………	83
第 九 回	曲檻洞房中生涯似蜜	巧妆素脸畔机划囤金……………	96
第 十 回	佯怒又娇羞疏交函电	低声兼下气赎罪茶烟……………	108
第 十一 回	乐上心头失言呼已矣	媚居眼底回答总嫣然……………	121
第 十二 回	香帕试偷慧心双手送	资金再跃密计自天来……………	137
第 十三 回	笑饮香脂订婚遭女问	乐观车阵隆礼送人时……………	149
第 十四 回	来客本无关加衣尽礼	待人原有意握手如狂……………	161
第 十五 回	幕后飞符曲终人不见	夜深筹策酒熟客初来……………	176
第 十六 回	聚宝看成箱提防露影	进言甜带蜜敬恳分金……………	191
第 十七 回	冬夜酣呼怀金留醉态	春明遥别冒雪告游踪……………	207
第 十八 回	忘返看红楼欲擒故纵	附身呈白简受益良多……………	222
第 十九 回	喜爱读书时兰因絮果	生涯隐画里月夕花朝……………	237
第 二十 回	辛苦一番密谈风雪夜	流连半日并蒂蕙兰时……………	251
第 二十一 回	话到家人残花须割席	谁为西子甘露有甜心……………	264

五子登科

- 第二十二回 兄妹为之玉鱼堪细玩 先生醉矣竹叶不禁扶……277
- 第二十三回 酣醉隔宵封房赠弱妹 言谈终日缩地看尊兄……292
- 第二十四回 耳畔语音圆小栏独立 天边雪电到双翼高飞……305

第一回 供奉香花飞降天上客 引来金粉暗合意中人

十一月的天气，北平已经是很冷了。西苑飞机场，晒着黄黄的太阳，一望空荡荡的。西北角上虽矗立着一幢立体式的楼房，那房子光秃秃的，并没有一点依傍。那半空里的西北风，轻微的在人身边经过，皮肤还是刮得生痛。在一片水泥铺的地面上拥着一群穿皮大衣的男女。大家经不住这空野寒气的压迫，各把两手插在大衣袋里，在水泥地面上跑动着，求取一点暖气。在立体式的楼房外面，远远的停有几架飞机。它们也似乎受着严寒的侵袭，瑟缩地斜了翅膀蹲着，好像也是冻僵了，但地上的飞机，尽管不动，在这机场上的群众，还是不断的抬了头向天空中看去。他们是望着一架由温暖地方——重庆来的飞机。重庆这个地名，在当时是高贵的，自然，由重庆来的飞机，也是高贵的呀。

半小时后，天空里有了轧轧的马达声。大家翘首而望，一架双引擎飞机，由西南角飞来了。人丛中哄然一声的喊着来了来了。那飞机随着众人的喊声，在半空中绕了大半个圈子，飞到机场的北端。它渐渐下降，再绕半个小圈子飞到机场的南端。一驾吉普车——北平新鲜的交通工具，立刻由东边跑进了机场的中心，顺着飞机跑道，跑到机场南边去。不多一会儿工夫，吉普车回来了。它跑着不怎么快的速度，给刚落地的飞机引路。没有十丈远的地方，一架在地面上用丁字架形式滚着巨形橡皮轮的飞机，跟着后面走上来了。在这里迎接贵宾的人，终于达到了他们的希望。大家又是哄然

一声，拥了向前。这个时候，在飞机场上的守卫的人，也知道这架飞机来自重庆，欢迎是理之当然，就让大家拥上前去。

双引擎都已停止了，大蜻蜓头上，高插着两个触须，已因长途的疲劳而停止了，机场的工人，很快的推出了一架活扶梯，靠近了机身。蜻蜓肚子上，打开了舱门，飞机里的旅客，由门里鱼贯而出。其中一个中年人，穿着后方的西康出品，青呢大衣，戴着黑呢帽子，正和他身上穿的大衣一样，十分粗糙。可是，他为这群众中十几个人所注意，不约而同的，劈劈拍拍，一阵猛烈的鼓掌声，由人堆里发出来。那些人随着掌声，更接近了扶梯。因自飞机停稳当后，它就被人包围起来了。那位穿青呢大衣的人，到了这开始大冷的北平，显然见得寒素。因为来欢迎他的人，个个都穿着獭领的皮大衣，尤其是其中有两位女宾，一个穿着灰背，一个穿着玄狐，那是在八小时以前的重庆所不能看到的服装。当然，重庆那两三年难遇一次小雪的所在，也不需要这个。但是十年前，他是在北平住过一个时期的。所以在重庆八年，始终憧憬着北平的夏天与冬天。夏天是每晚盖被睡觉，而冬天屋子里的炉火熊熊又可以让人穿夹袄。这时，他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一望无尽的皮大衣。他深深的感觉到，这实在是重到北平了。

他有了这感觉之后，也就感到脖颈子里冷气飕飕。他两手抄着大衣领子，让它紧一点。同时，也就牵牵大衣的衣襟，让衣服更裹得紧一点，然后将身子挺起来，表示了他来自抗战司令台畔的身份。因为身子是挺的，他那下楼梯的脚步，这就格外来得沉重。每走一步，脚步顿上一下。当他走到平地时，欢迎的人，拥向前去，各各取下帽子一鞠躬。其

中有几个鞠躬的度数足够九十度，弯得像一把弓似的，那可以知道他们在北平沦陷多年中，是经过了日本人的折磨的。尤其为首的那个，这人在獭皮领的大衣里，拥出一颗肥胖而黄黑的脑袋，眼角上闪出许多鱼尾纹，在恭敬的态度上，兀自带着几分滑稽。他抢前半步，和下机的飞来者握着手，然后回转身来，向大家点头道：“来，我给你们介绍，这位是金专员。”于是过来一个人又一鞠躬，这人也就从旁唱着名，这是张丕诚，这是李素敬，这是王心德，这是刘太太，这是杨小姐，一串的报过。那金专员由重庆上飞机的时候，在珊瑚坝的石坡子旁边，坐在露天板凳上，吃了一饱豆浆油条，二三送行的朋友，围绕了站着，说说笑笑，还有人伸手拍了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到了北平，不要说出贵金专员吃豆浆油条的穷相呀！子原兄，你要知道你是代表重庆客的呀。”金子原笑道：“那要什么紧？我们八年抗战是艰苦的。唯有见人就说出口艰苦来，那才可见得我们的功绩伟大。不但说出豆浆油条来，而且还要说豆浆油条是上品呢。”他那时这样说着，颇认为是很得体的。现在到了北平，一看到欢迎的人士是那样的卑躬屈节，把重庆客大有视若天人的样子，若是把吃豆浆油条的事情告诉他们，一定让他们见笑。反之，要把重庆的月亮，都形容得比北平好些，那才可以让人家钦佩。这样想着，胸脯就越发的挺得高些，头也又昂起了一倍。欢迎的人见到他那番情形，果然是增加了一层心事，也不知道这位专员大人到差之后，将有什么威风发作，都静静的站着，把眼皮垂了下来。金专员看到大家都不作声了，匆匆的经过一番介绍，那些姓名也没有完全印到脑子里去，还是找自己最熟的那个人吧。这就向刚才执行介绍职务

第一回

的那个人道：“刘伯同兄，我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？”刘伯同半鞠躬道：“收到了，一切都替专员预备好了。”金子原手抚了下巴颏，作个沉吟的样子，因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先上旅馆吧。哪位有车子？”刘伯同道：“已经为专员预备下了。机场上太冷，请快点进城休息吧。专员的行李？”金子原回头向飞机上一指。这时，飞机场的工人，正由机门那里继续的向下送着行李。

这时所有大批欢迎的群众，分作若干批，各围住了他们所欢迎的重庆客纷纷谈话。刘伯同领着队，将金子原在飞机旁边包围了，每人一个小鞠躬，脸上带了奴才相的微笑，然后问上一句话：“重庆的物价，现在低多了。”“政府大概还有两三个月回南京吧？”“金专员抗战八年，精神伟大，太辛苦了！”“唉！这八年我们不知道怎样熬过来的！”金专员对于这些话，爱理不理，有时答应一句，有时只说个“嗯”字。大家围了这位贵人，恭敬的伺候着。他站在人丛中间，对欢迎的群众，很快的扫了一眼，点点头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一辆一九四一年的漂亮汽车，装着金专员向北平城里跑。在车上陪着金专员的，还是那位欢迎领袖刘伯同。金专员由车窗向外张望，因道：“八年来，北平还是这样子，而这条柏油马路倒是从前所没有的。”刘伯同道：“专员觉得这车子在路上走着怎样？北平最新的车子，是一九四一年的了。这里可不像重庆，有新到的美国车子。”金子原微笑了一笑。这时，飞机上下来的人，前前后后几十辆车子，颠了西直门外的大道风驰电掣的，摆了一条疏落的长蛇阵。虽然这是柏油路，但冬日天旱，北方风沙特重，路面上兀自蒙上

一层飞沙。金子原专员坐在汽车里，心中暗暗的想着：抗战八年受尽了苦，今天总算食到了胜利之果。于是那心里的愉快，由脸上反映出来；发了一种高兴的微笑。汽车走得快，那西直门的高大箭楼，已在高空里向飞来客见面。金专员点点头道：“久违久违，今天重逢了，别来无恙。”刘伯同是歪着屁股坐在车座的角落里的，这就侧了脸向专员笑道：

“我们天天盼望中央的人来呀。不但是我们，连西直门的箭楼，都在盼望着中央来人呀！”金专员微微一笑，把腰干挺直了一下。车子进了城，金专员对车窗外四周看了看，见那矮矮的屋子，宽宽的街道，还是那样。第一件给人不愉快的事，是轨道上停着破旧的电车。但也有一件令人愉快的事，满街墙上，人家门上，电线竿上，全贴了三尺长的红纸欢迎标语。车子继续前进，经过金鳌玉蜊桥，看看北海和中南海，在一片冰池之外，四围寒林之内，半隐半现的拥出无数金碧辉煌的宫殿。在屋叠屋的山城里住惯了，陡然换了个壮丽空旷的眼界，心里着实的轻松一阵，于是他又微笑了。这欢迎的领袖刘伯同先生，虽和金专员是老友，但一个是抗战英雄，一个是有汉字头衔的人物，心里总有几分惭愧，由这几分惭愧，也就很怕老友公而忘私，不假颜色。现在看到金专员一路之上，不住的发着微笑，他也就忍不住笑了。

车子到了东城某条胡同，在一座朱漆门楼前停下。刘伯同首先下车，拉开车门，站在旁边等着。金子原走下车来，就看到门洞里两个穿长衣的勤务，同时把头上戴的毛线猴儿帽子一把抓下，垂手站着，好像庙里塑了两个泥质小鬼一样，一边一个。金专员一下汽车，他们两个人鞠躬加起来，恰好是一百八十度。金专员对于这个过分的礼节，并不感到

兴趣。相反的，他起了一种恶感，觉得这是日本人奴化教育留下来的产物。也正是中国人的耻辱，来自后方的抗战英雄，都有这点正义感。因之他对于这两个勤务，在厌烦与羞恶当中，并没有加以理会。那个引导的刘伯同，这时又执行着他的职务，立刻抢前两步，在金专员前面歪斜了身子，引着前进。进过两重院落，顺着朱漆游廊将新主人带着走入有走廊的正屋。只看走上三层台阶，一列四根朱漆柱子，这派头就不小。在重庆，任何院长的公馆也比不上。金专员立刻想着，我比重庆的五院院长还阔。这就是我的行辕啦，想着把胸脯挺起来，立刻增高了三寸。那大屋廊檐下，已站有一青年勤务，垂着青袍的长袖，金专员一登台阶，他两目直视，就是九十度的鞠躬，接着立刻把风门外宽可四尺、长可一丈的绿棉帘高高的掀了起来。

金专员进了正屋，很惊异的观察着，只见正面紫檀雕花的琉璃屏风，光彩夺目。在这下面，是紫檀嵌罗圈的桌椅，上面铺着紫缎子的绣花椅垫和红绸绣花的桌围。桌子正中，紫檀雕花架子，托起了黄色彩龙的尺二大瓷盘，里面供着鲜艳的水果。他踏着尺来厚的大地毯，由刘伯同让上了正屋的左边，这里是三套大三件的绿绒沙发，围着玻璃砖的茶桌。在屋子角上，四只五彩瓷缸，也是用檀木架着，供了四盆大梅椿。沿花格大玻璃窗下，排列着四五尺宽的热气管。屋子里热气烘烘，犹如暮春，窗台上彩瓷盆的红白鲜花，在油油的绿叶子上，向新来的重庆客献着娇媚。鼻子里便觉得有一种清芬的气味，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同时他也觉得暖气熏蒸得扑脸，就解着钮扣脱下大衣。刘伯同自己的皮大衣还没有脱下，看到金专员脱下，先抢过来双手将他的粗呢大衣接

住。那站在门外掀帘子的勤务，已经走进来，原是垂手站在一边。见刘先生代接着大衣，他又抢前一步，把大衣接了过去。刘伯同乘便就向他问道：“专员的房间，已经布置好了没有？”勤务答道：“已经预备好了。”刘伯同道：“专员还是休息一下呢，还是去看看卧室，先洗一把脸？如若觉得不大妥当的话，立刻再布置一下。时间还早，来得及。”金子原看看自己身上这套粗呢中山服，比起刘先生身上的湖绉面子的洋灰鼠皮袍来，真是差得太多。再看看这个金碧辉煌的屋子，让穿粗呢衣服的人当上宾，也是嫌着寒素万分。这样，他立刻有了正义感的答复了。因道：“我们抗战八年，什么苦都吃过，衣食起居，全不在乎。只要国家民族有了光荣，我什么也不选择。卧室不必看了。倒是先可以洗洗手脸。”那勤务听说，立刻就抢进旁边的门里去了。刘伯同道：“洗澡间也在卧室后面，我来引路。”他将金专员引到旁边屋子里去，这里又是一间小客厅，除了一套紫绒的沙发而外，还有大理石的写字台。硬木架子，安上软垫子的写字椅子。不但文具一切预备现成，连花瓶、茶壶、纸烟盒全都摆得齐全。这仿佛是小办公室的样子了。由这里向后转就是卧室，屋子里家具的那么精致，远非在重庆的人所能想象。单是那弹簧床上的绣花棉被，就有三床之多。由卧室进去，便是洗澡间。白瓷砖砌的墙，像个雪洞。洗澡盆又长又大，简直可以直躺在里面。那个先抢进来的勤务，已在洗脸盆放满了水。接着，白而软的手巾，香胰子，一样样的送过来。金专员在重庆，住过国难医院，而且是头等房间，虽然有几个看护着病人的护士，也没有这样舒服省事。

金专员洗了手脸出来，更觉得这屋子里满室生春，在机

第一回

场欢迎的人，也拥挤了一屋子。他一出来，不论男女，大家都站着，便笑道：“各位请坐吧。我初下飞机，一切是茫无头绪。还须等我沉静一下，我才能向各位问问这里最近的情形。”刘伯同迎合着他的意思，便道：“那么，各位先可以自便，回头我和金专员洗尘，请各位作陪。”那人群中的张丕诚是个矮胖子，倒是皮肤白净，光滑无痕。唯一的不光滑之处是他笑起来，眼角上有几道鱼尾纹。他拱着长袍子的袖子，笑道：“刘兄让我们公请吧。”刘伯同道：“回头再说。”这欢迎人中，有两位女宾在场，一位刘伯同太太，金子原虽和她阔别多年，还认得。另一位是在机场上介绍过的杨小姐。他不明白是何原故，这杨小姐以什么身份出现，也来欢迎。这时，见杨小姐带了几分笑意，站在刘太太旁边，不免又对她注视了一下。那杨小姐脱了皮大衣，穿了件墨绿色的倭绒长旗袍，衬托得她鹅蛋脸儿格外白嫩。她长长的个子并不瘦，穿了这件长旗袍，又是玫瑰紫的高跟皮鞋，正如风前柳的姿态。两道秀眉，细长入鬓，正好是堆云式的黑发，纷披在肩上，笑时胭脂颊上，略微有两个小酒窝。两排雪白的齐整牙齿，微微在红嘴唇里露着，妩媚极了。记得战前，有人提出女人美的条件，是肥、白、高，这杨小姐几是占全了。又有人说北方女子，是刚健婀娜，这杨小姐也有了。他注视了一番之后，心里已是连连称赞了好几回。那杨小姐见专员向她望着，她倒没有小家子气，索性大大方方的向他笑道：“回头我们共同给专员洗尘，专员可以赏光吗？”他点头笑道：“将来叨扰的日子很多，不必客气。”刘伯同道：“不然，大概金兄还是在重庆上飞机时候吃的饭，应该好好的吃顿晚饭了。”金子原道：“我们带得有点

心，在西安降落的时候，也买了点东西吃，倒是不饿。”刘伯同向张丕诚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就向大喜园打个电话定座吧。告诉柜上，我们是欢迎重庆上司，他们务必把菜作得好些。”张丕诚连说“是是”，闪着眼角上的鱼尾纹笑了向金专员拱手告退，其余的人也跟着退去。刘太太、杨小姐走在最后，金子原还向杨小姐点个头道：“回头二位要来呀。”

众人去后，勤务开着三五牌的纸烟听子，用日本金边彩花细瓷杯斟着上等香片茶，伺候专员在紫绒沙发上坐着。金子原向刘伯同略微问了问所要接收的几个机关的情形。刘伯同挨着在金专员靠近的沙发上，略微坐着一边沿，似乎胸有成竹，在身上摸出一张纸单来，双手递上。因道：“大概情形，都摘了个纲要写在上面。日本人非常听话，一切都是好好的保存着。我们老朋友无话不可说，我们没有参加抗战的人，留在沦陷区鬼混这多年，当然是很惭愧的事。不过我可以在老朋友面前起誓，我是身在伪朝，心存汉阙。这两年来，看到日本人不行了，我们是睡梦里都盼望中央回来。自从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我灵机一动，立刻想到所有伪机关里的东西，得好好看守，不让日本小鬼损坏一点。至于他们想弄走，那更是谈不到，我已联合了许多人，昼夜加以监视了。若照地下工作来说，我们是做得很彻底的。”金子原摇摇头笑道：“你这不能算是地下工作。日本人投降了，中国人对于他们可以放开手来做，怎么算是地下工作呢？”刘伯同未免红了脸，搭讪着擦火柴吸纸烟。金子原对于他刚才说的话，倒不怎样的介意，拿着他递过去的一张单子，两手捧着一行行的仔细看下去。看时，脸上有时颜色变动一下，有时禁不住一阵微笑，有时也点点头。他脑筋里立刻有着金

条、金锭子的许多幻想。看过之后，将五指托着下巴颏沉吟了一会。刘伯同坐在他旁边，看了他这样子，恐怕他还有什么疑问之处，只管将两眼偷看他的脸色。等他沉吟着的时候，便隔了茶桌，伸过头来低声问道：“专员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？”金专员向屋子四周看了一看，因道：“那些物资都罢了。你这单子上面，开的二百两黄金，我倒有些不明白。”刘伯同听说，立刻由沙发椅子上站了起来沉着颜色道：“这个，我可以拿日本人的老帐出来对证，一钱一分都不会泄漏的。”金专员道：“老帐在哪里呢？”刘伯同道：“都已经看管着。”金专员道：“问的不是金子谁在看管，反正有帐。只是日本人何以在投降的时候，没有把金子换掉？”刘伯同还没有了解他的意思，依然在面前站着，而且那脸色越发变得沉着了。因拱拱手道：“那决不会。我在这里看守着日本人，若让他把金子卖了，我不但没有脸见你，而且我应当自请处罚。明天我就陪专员先去接收仓库帐目。”金子原道：“此地金价，现在什么行市？”刘伯同道：“大概总是十六、七万。”金子原道：“这样贵，比重庆加倍。”刘伯同笑道：“专员说的是法币吧！这里还是以联币，不，以伪币计算的。”他在重庆客面前，说了一个“联”字，颇不好意思，脸上立刻红了。金专员对于这一点，倒是不怎么介意。心里想着，法币对伪钞，是一比五，那是三万多法币一两金子了。把这金子送到重庆去卖掉，把钱带回来，再买北平的金子。就以这二百两金子而论，可以原封不动，归还公家，大可以白赚他六、七百万法币，折合伪钞，那竟是一个抗战公务员梦入天堂的事了。他听到了刘伯同的几句报告，脑筋里面立刻发生了这一番感想。他沉

着的吸了一支纸烟，抬头看到刘伯同还站着，便笑道：“我们是老朋友，你还客气什么，你以为我在你面前，还摆出重庆飞来客的身份吗？”刘先生听到金专员说了一声老朋友，心里喜欢得奇痒，便笑道：“说起老朋友，我真惭愧。我若知道老兄在重庆，我就丢了家眷也该到后方去。不巧的就是前几年的时间，我既很穷，内人又一直的害着病。直到日本投降，她精神一振，才恢复了健康。”说着，才坐下来接下去说道：“前几天我们谈心，杨小姐还埋怨没有到后方去一趟呢。”金子原吸着烟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杨小姐倒和你们很熟。”刘伯同笑道：“怎么会不熟呢？她是我内人的胞妹。她原来是不想出来作事的，可是为了敝亲家里并不怎么宽裕，吃饭的人又太多，所以也就只好出来找个小事混混。这还希望专员多多提携呢。”金子原笑道：“她会什么，年纪太轻一点吧？”刘伯同一看专员的脸色甚好，而且这句话问得也很有含蓄，便笑道：“她倒是一笔好小楷。年纪并不算轻，已是一十九岁了。专员可以提拔提拔，人倒是很聪明的。”金专员笑道：“那么，我就请她当秘书吧。嫂夫人同意不同意？”刘伯同笑道：“那是什么话，她还求之不得呢。”

说到这里，勤务进来报告有电话，刘伯同就站起来向专员点点头，到旁边屋子里去接电话。约莫有十分钟，他走回来了，又是一点头。笑道：“请专员接电话吧。”金子原道：“谁知道我就住在这里呢？大概是同机来的朋友。”他站了起来，刘伯同却指着屋子里道：“这边小客室里，有专员专用的电话。”金子原走进屋子去，那写字台上的桌机搁置着，他拿起听筒来喂了一声，就听到里面是一位女子声音说

第一回

话。那边就接着问道：“您是专员吗？我姓杨呀。刚才和刘太太向您一路告辞出公馆的。”金子原笑道：“哦！杨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杨小姐道：“我们在饭馆子里等着您呢。”金子原道：“好的，在什么地方？”杨小姐道：“刘先生会陪您来的。您就来吧。由重庆上飞机，一直到现在，已然十几个钟头，您该饿了。”金子原在电话里，听她说一声您，已觉得舒服之至，立刻答应马上就来。他回到外面客厅里，早见刘伯同笑嘻嘻的站起来，向专员拱拱手道：“催请了吧？”金专员笑道：“倒是催请，不过是杨小姐催请的，难道还要杨小姐请客吗？”刘伯同笑道：“她一个小职员，哪里请得起？这是我们大家公请的。”正说到这里，两个勤务已把两件大衣都拿来了。他们两手拿大衣将领肩提着，挺了身子站定，只待主人伸手向下穿。金专员穿着大衣，心里也就想着，在重庆用的勤务决计就不能这样懂事。这可见得到北平来，一切都是舒服的。穿好大衣，勤务次一行动，就是掀着帘子。刘伯同身子向后一缩，退在一边，让专员先走了出去。他在这里约莫有两小时的时间，他已感到增加了自己不少的身份，挺着腰干子走出了大门。虽然由里院到大门，遇着了许许多多不知姓名的人向他鞠躬，他也就坦然受之了。